H. H. MU
CHINESE LIBRARY

名碩類

鉅人偉筆光明俊偉之氣溢於楮素

奇賞齋廣文苑英華卷之二十一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神道碑類

富鄭公神道碑　蘇軾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秦漢以來未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也契丹自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畧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定武圍高陽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真宗皇帝用

宰相寇準計決策親征既次澶淵諸道兵大會行在虜既震動兵始接射殺其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illegible]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虜懼求哀於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多以殺為遂詔諸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國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為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兵既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忿之

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以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群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公即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爲動色乃以公爲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蓋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

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既至六符館之往反十
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主曰南朝
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共此何意也群臣
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
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
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
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
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
謀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
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

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此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

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爲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

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於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己增幣何名爲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爲勝負非

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晋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為獻納公奏曰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為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葢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欺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竊論之百餘年間兵不大用者

眞宗仁宗之德而寇準與公之功也、公諱弼字彥國河南人曾大父內黃令諱處謙大父商州馬步使諱令荀考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言皆以公貴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鄧韓秦三國公曾祖母劉氏祖母趙氏母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公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卽以女妻之、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公子當以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才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用李迪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事丁秦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仲淹爭之貶知睦州公

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來忠言、通判絳州景祐四年召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王曾辟通判鄆州寶元初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贇庸人也、平時猶不當用而况艱難之際、可爲樞密乎、議者以爲有宰相氣召還爲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爲不可公曰萬一北虜行之爲朝

能刑即兵

延羞後使虜還者云虜中罷燕如公言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公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李士彬延帥范雍鈐轄盧守懃閉門不救中貴人黃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戰死而雍守懃歸罪於通判計用章都監李康伯皆竄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守其家公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懃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公言大臣附下罔上

獄不可不竟時守懃男昭序爲御藥公奏乞罷之德和竟坐腰斬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贇爲陝西都總管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爲都鈐轄公言用守贇旣爲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必怨懼盧守懃黃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時又用觀察使魏昭昞爲同州鄭守忠爲殿前都指揮使高化爲步軍都指揮使公言昭昞乳臭兒

必敗事守忠與化故親事官皆奴才小人不可用詔遣侍御史陳洎往陝西督修城且城潼關公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爲棄之耶語皆侵執政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公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乞與廷辨又言邊事系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

然未欲遽廢。內降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
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
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吹同乞砂吹
同山乞各稱僞將相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荆湖公言
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
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
豈小事而宰相不知邪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
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修撰奉使契
丹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僞
牒爲僧者事覺乃堂吏爲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

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爲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脩上書引顏眞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力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慶曆三年三月遂命公爲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

使公言虜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群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爲相范仲淹爲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爲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歷頌群臣皆得其實曰維仲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爲過公既以社稷自任而

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期月之間數以手
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
札使書其所欲爲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且命仲
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
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
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
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
稱男而不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爲
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
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詔冊元昊爲夏國主使

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公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爲近上問公曰虜得無與元昊襲我乎公曰虜自得幽薊不復由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嶮瘠且虞我出鎮定擣燕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爲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丹背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虜築威塞州以備之呆兒屢殺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安能合

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爲備公曰虜雖不來猶欲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虜若入寇臣爲罔上且誤國上乃止虜卒不動公謂契丹異日作難必於河朔旣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讒公者上雖不信公懼因保州賊平求爲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將還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讒者不已罷安撫使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

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習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大塚葬之謂之叢塚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粮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饑民聚爲

疾疫及相蹈籍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
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
法至於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王則據貝州叛
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張握等得劒印於妖師
欲以其衆叛將屠城以應則握之壻楊俊詣公告之
齊非公所部恐事泄變生時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
青公度從訓可使即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
取之無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仁宗嘉之再除
禮部侍郎公又懇詞不受遷資政殿大學士以明堂
恩除禮部侍郎徙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學士

知河陽遷户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幷州兼河東經畧安撫使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彦博竝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仁宗密覘知之歐陽脩奏事殿上上具以語脩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脩頓首稱賀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彦博與公等直入問疾内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禱爲名乞留宿内殿事皆闗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公之爲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

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寛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爲罷春燕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公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仁宗待公而爲政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天下稱焉英宗即位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戸部尚書逾年以足疾求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封祁國公公五上章辭使相且言眞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爲地故開

此此終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使相至不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陛下初即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神宗即位改鎮武寧軍進封鄭國公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為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召赴闕公以足疾固辭復判河陽熙寧元年移汝州且詔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為御內東門小殿見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從容至日昃賜紹隆五品服再對上欲留公為集禧觀使力辭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一區皆辭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旣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嘆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群臣請上尊號及作樂上以久旱不許群臣因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上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爲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即日而雨

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上親書荅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栱廗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旣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群臣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捨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陛下即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爲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復以公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

不願請願請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
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法行當自貴
近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
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
許之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及平章事進封韓國
公致仕公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
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險遠不可以責其必進
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
上手詔問公公言燕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
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府儀同三司是

歲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乞立儲嗣仁宗許之會翊日有瘳故緩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彥博彥博言與同老合上嘉公等勳績如此而終不自言下詔以公爲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爲閤門祗候六年閏六月丙申薨於洛陽私第之正寢享年八十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聞訃震悼爲輟視朝內出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賻卹其家者甚厚贈太尉謚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於河南府河南縣金谷

鄉南張里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子男三人曰紹庭朝奉郎曰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一月卒曰紹隆光祿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節度使北京留守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化郡夫人次適承議郎范大琮次適宣德郎范大珪孫男三人定方承事郎直清承奉郎直亮假承務郎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慍然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廷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冰炭決不可以同

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爲臭其爲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爲文章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天聖應詔集十一卷諫垣集三卷制草五卷奏議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使錄四卷青州振濟策三卷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

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鼎張昷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於世世以爲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享神宗皇帝廟廷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庭請於朝曰先臣墓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爲親篆其首曰顯忠尚德之碑且命臣軾撰次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世未嘗無賢也自堯舜三代以至於今有是君則有是臣故仁宗英宗至於神考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天畀以人光明偉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而味其平生則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

臣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謗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終始者臣觀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葢可謂至矣方契丹求割地上命宰相歷問近臣孰能爲朕使虜者皆以事辭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既畢上欲用公公逡巡退避不敢居而向之辭免者自耻其不行則惟公之怨比而讒公無所不至及石介爲慶曆聖德詩天下傳誦則大臣疾公如仇構以飛語必欲致之死地仁宗徐而察之盡辨其誣卒以公爲相及英宗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勲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爲中國

輕重然一趙濟敢摇之惟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公雖請老有大政事必手詔訪問又追論定策之勳以告天下寵及其子孫然後小人不敢復議雍容進退卒爲宗臣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豈不然哉公旣配食清廟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曰[redacted]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爲嬉以殺爲儇兵交兩河腥聞於天上帝憎之命我祖宗畀爾鑪錘往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redacted]殘我民六聖受命維一其心敕其後人帝命是承[redacted]劓刑人刖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惟彼北戎

謂帝我驕帝聞其言析其萌芽篾生萊公尺箠笞之旣服旣馴則擾綏之堂堂韓公與萊相望再聘於燕北方以寧景德元祺始盟契丹[redacted]生是歲天命則然公之在母泰國寤驚旌旗鶴雁降充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公天欲赦民公啓其衷北至燕然南至於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水潦薦饑散流而東五十萬人仰哺於公公之在內自泉[redacted]瀕其存四方自葉流根百官維人百度惟正相我二宗重華協明帝謂公來隕星其堂有壙其丘公豈是藏維嶽降神今歸不畱臣軾作頌以配崧高

從大處出論

司馬溫公神道碑　蘇軾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敘。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爲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爲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鎭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既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

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
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
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
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
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
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
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
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
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
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

士大夫退居之妙如此

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陽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己仇而疾之者莫不歛袵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

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衞士見公擘踞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薌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

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一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曁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楷天之滌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滌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

是銘

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内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爲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

帝爲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爲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義之事神宗皇帝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爲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爲萬世法及王安石爲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爲重帝以公爲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爲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

可法

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遷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嚮至治矣而公臥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於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

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illegible]葬於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爲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槩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illegible]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之於卿大夫相與爲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已則親之異已則疏之未有聞過而喜受

誨而不怒者也而况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爲左右輔弼之臣至爲叙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爲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爲

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illegible]而紹宗興勣亦非公之流然百之人君所以爲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

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興授之其相惟何太師温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

二聖志已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賈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驚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爲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異識公于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太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考之功

対處即是
病處

趙康靖公神道碑　　蘇軾

宋有天下百二十有五年六聖相師專用一道曰仁不雜他術刑以不殺爲能兵以不用爲功財以不聚爲富人以不作聰明爲賢雖有絕人之材而德不至終不大用六聖一心守之不移故自建隆以來至于今卿相大臣號多長者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含垢匿瑕犯而不校以爲常德是以四方乂安兵革不試民之戴宋有死無二自漢以來未如今日之盛者此六聖之德而衆長者之助也易曰師貞丈人吉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書曰如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

筆弱

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故太子少師趙公服事三朝四十餘年其德合於易之所謂夬人詩之所謂老成書之所謂一个臣者公諱槩字叔平其先河朔人也徙於宋之虞城七世矣曾祖著後唐國子毛詩博士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楚國太夫人祖惠宋州楚丘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韓國公妣李氏燕國太夫人父幹尚書駕部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魯國公妣張氏魯國太夫人高氏唐國太夫人公七歲而孤

取與

出處

篤學自力年十七舉進士當時聞人劉筠戚綸黃宗旦皆稱其文詞必顯於時而其器識宏遠則皆自以爲不及當赴禮部試楚守胡令儀醵黃金以贈之公不受天聖五年擢進士第三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海州歸見父老故人幅巾徒步人人至其家召試學士院除著作郎集賢校理出知漣水軍公爲進士時鄧餘慶守漣水館公於官舍以教其子餘慶所爲多不法公謝去數月餘慶以贓敗及公爲守將至或牓其所館曰豹隱堂賦者三十餘人歲饑公勸誘富民得米萬石所活不可勝數漣水有魚池利入公帑歲殺

魚十餘萬公始罷之作放生俾池上移守通州入爲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賜五品服且欲以爲直集賢院宰相以例不可出知洪州屬吏有鄭陶饒奭者挾持郡事肆爲不法前守莫能制州有歸化兵皆故盗賊配流已而選充者奭與郡人胡順之共造飛語以動公曰歸化兵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將有變公笑不荅會歸化卒有自容州戍所逃還犯夜者公即斬以狥收陶下獄得其姦贓且奏徙奭歙州一郡服栗城西南隅當大江之衝水歲爲民患公建爲石隄高五丈長二百丈用石九千段取之有

方民不以爲勞明年夏隄成而水大至虔興城平特
隄以全至於今賴之遷刑部員外郎同知宗正寺出
知青州改直集賢院賦稅未入中限餘縣不得輒催
科是歲夏稅先一月辦坐失舉張誥奪官罷歸起監
容州酒徙楚州糧科院以郊赦還官職知滁州山東
大賊李小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爲青州、
東人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遂寇廬壽犬牙不入境
召修起居注朝廷欲同修玉牒久之除歐陽脩起居
注朝廷欲驟用脩而難於躐公公聞之乃請郡自便
以爲天章閣待制賜三品服糾察在京刑獄遷兵部

似不必書

員外郎遂知制誥勾當三班院會郊禮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乞以母封郡太君宰相謂公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年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爲榮後遂以爲例改知審官院判祕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内銓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公矍然即請郡以便親宰相謂公曰旦夕爲學士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明年丁母憂服除召入翰林爲學士知貢舉館伴契丹泛使遂報聘焉會獵于輿雲山之西請公賦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玉盃以勸公且以素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寫公詩置之懷袖

使還加侍讀學士歷右司郎中中書舍人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姦人冷清詐稱皇子遷之江南公曰清言不妄、不可遷、若詐亦不可不誅、詔公與包拯雜治之得其實乃誅清李參爲河北轉運使職事辦治進秩二等且官其一子郭申錫爲諫官爭之曰參職事所當辦無功不可賞上怒欲罪申錫公言陛下始面諭申錫毋面從吾過今黜之、何以示天下乃以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知鄆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中官鄧保吉引剩貟禁中燒銀公力言其不可遂出之又言張茂實不宜典兵衛未行會公拜樞密副使復

言之乃出茂實知曹州拜參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天下以爲憂仁宗命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正未足爲重遂與執政建言宜立爲皇太子從之英宗即位遷戸部侍郎又遷吏部熙寧初遷左丞公年七十矣求去位不許章數上乃以爲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徐州遂請老不已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爲事集古今諫爭爲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聞不至朝廷爲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坐右以

時省閣上祠南郊明堂率嘗召公陪祀每辭以老疾
間嘗一至都下亦以足疾不入見詔中貴人撫問二
府就所館宴勞之累階至特進勳上柱國封天水郡
開國公賜號推忠保德翊戴功臣元豐初省功臣號
三年官制改行特進六年正月十五日薨于永安坊
里第享年八十八輟視朝一日贈太師謚康靖前作
遺範以戒子孫纖悉必具以其年月日葬于宋城縣
天巡鄉地與日皆公所自卜也娶李氏封汝陰郡夫
人先公二十五年卒於鄆州子禜緒殿中丞約將作
監主簿皆早亡元緒宣德郎公緒校書郎女二人長

適光祿寺丞王力臣幼適朝奉大夫程嗣恭孫男四人嗣徽通直郎嗣真宣義郎嗣賢試校書郎嗣光未命曾孫男六人韓太廟齋郎餘未名公爲人樂易深中恢然偉人也平生與人實無所怨怒非特不形於色而已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至誠非勉強者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寬唐婁師德之徒云始歐陽脩薦公爲知制誥人意公不能平及脩坐累對詔獄人莫敢爲言獨抗章言脩無罪爲仇人所中傷陛下不可以天下法爲人報仇上感悟脩以故得全公既老脩亦退居汝南公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旬日蘇

舜欽爲進奏院以群飲得罪公言與會者皆一時名人若舉而棄之失士大夫望非朝廷福張詰以贓敗竄海上公坐貶累年而憐詰終不哀間使人至海上勞問賙給之代馮浩爲鄆州吏舉按浩侵用公使錢三十萬當以浩職田租償官公曰浩吾同年也且知其貧不可以已俸償之公所爲大畧如此至于敦尚契舊葬死養孤蓋不可勝數余於公爲里人少相善也退而老於鄉日從公游蓋知之詳矣元緒以墓碑爲請義不可以辭銘曰

維古任人仁義是圖仁近於弱義近於迂課其功利

歲計有餘在漢孝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嗇夫
有臣釋之實矢厥謀世謂長者絳族相如皆訥于言
有口若無豈効此子喋喋巧諛帝用感悟老成是親
清淨無爲鑒于暴秦歷祀四百世載其人赫赫我宋
以聖繼神於穆仁宗如歲之春招延朴忠屏遠佞人
豈獨左右刑于庶民[redacted]時趙公含德不發如圭如璧
如金如錫置之不慍用之不懌帝識其心長者之傑
遂授以政歷佐三葉濟于艱難不疐不跋公在朝廷
靖恭寡言不忮不求孰知其賢望其容貌有恥而悛
薄夫以敦鄙夫以寛今其亡矣吾誰與存作此銘詩

衛敬侯碑陰文　　聞人牟準

敬侯所葬之先域城惟解梁地卽鄉首山對靈足谷當猗卬勢高而趣幽形垣而背阜鑿室而可以蘊藏不墳而所葬速朽珎琦素白而靡尚衣服隨時而制有故吏述德於隧前門生紀言於碑後曰季居亭函巳治詹嘉在主而可友處高據之厚地將秭億而永久所著述注解故訓及文筆等甚多皆巳失墜所著孝經固而倉頡家碑大篆書在左馮翊利陽亭南道旁及華山下亭碑增笄狀殷叔時碑魏大饗碑群臣上尊號奏及受禪石表文並在許繁昌尊號奏鍾元

常書受禪表額並金針八分書也太祖文帝等臨詔令雜駁議上封事一百餘條誡子等散在人間及碑石可見樹碑人郡國縣道姓名具如于後

御史大夫贈右丞相程行謀神道碑

蘇頲

御史大夫維弼之副尚書丞相學官之長君庭堅是勑山甫爲式凝績之懋追榮未極可也聖皇執象增天報功元老協斯捧日疇貴將詔頌其美稱用命伯嬰與之佐佑存趙立孤可也廣平之傑出者公名則字行謀世以字行始終不易源彼二烈泉乎百代門閭當華嶽之峯碑闕倚桃林之塞遷自吾祖定成我居作鄭人矣曾祖諱慶隋長子令祖諱德淹隋太康令考諱藥王皇秋浦令子男樹聲太崇於官閣令長

傳業夙振於台揆況一變從道三稱靡風乎公神靈
特應金火殊發含照灼而更幽蓄堅剛而轉銳常謂
處山者猛不採藜藿成蹊者芳不言桃李靜安獨行
汎覽群書以管晏之謀廸訓貽典用申韓之法徵奇
撮要高深廣大盡在是矣志大好學首中甲科初補
潞城尉轉趙之平棘換虞鄉主簿任非待賢居是適
用嬰酷而罷居喪幾滅孝由於至性每不勝哀禮闋
入爲鄠尉時吳郡顧琮秉銓調餘致公密啓授萬年
尉尋遷左肅政臺監察御史裏行歷二尉左右肅政
丞侍御史迴復雙拜周旋五人悉心果孚履尾奚懼

犢豕既制拉二豎於處弧之張神羊既立挫三凶於
止戈之武固亦霜驅隼勁露落鵰摧豈避憸言俄招
毀議出爲幽州司馬都督薛訥以元帥綜戎仗權公
爲在端寮設文備甲兵繕食廩績絕漠以奔嚴城洞
啓遷定州長史未請職入除金部郎中景龍六年鳴
牝肆孽分宰京邑先屠戚黨吏部人相狃獄市皆紛
徵拜公長安令丕弊不辜大安所屬無何除將作少
匠少府少監餙蘂蔵愛費閉奢曾不無益而成有羞
登加七命食千戶俾佚於廣平國轉刑部侍郎兼檢
校送王府長史司寇持平以議罪君王好直而請由

是用刑不頗爲善最樂也明年王正月我后時邁翠華順動蒼駕巡遊幸朔方而經周漢陟河東而觀舜禹命公爲蒲州刺史本道按察偉儲峙之饒悅股肱之壯期至人于道路寔君子於雲天然後搏擊守宰澄清中理上因聽政顧侍臣曰江淮之間風氣果銳吏諸尤者朕已得之又遷楊州大都督府長史公刈作姦鉏撓法萬商利於舟檝三吳貞於鼓鑄皇念勤矣徵拜鴻臚卿即殿中監國開賓館威懷柔服之序王則御府備物致用之殷則九卿不如六尚書也公力主財巨細錙銖定豊省翹天地之蘇來自西極溢

水衡之貫獻于北宮擢拜御史大夫朝之紀也夫端以憲職流爲法家含弘則弊於偪俛竦蹢則嫌於激訐狂徒失得且觀與替公之度葢不然森貌寡詞彼憚嚴而惴察悞幽藏衮我易躁而安動庶物和矣群司晏如加戸益榮金紫宣命賚予虛佇丹青尹政嗚呼方恒位事歘謝期頤享年八十有三以開元十四載春之孟庚寅䘚日薨於洛陽之審政里第宸極悼焉行必馳組請不釋服局云多矣一尚德二尚厚三尚齒四尚舊以華而問遺中使者鴻寳金相望自闕逮凶則撫贈左丞相衾常布帛盡萃其家喪禮葬數

邁超夷等伊我公蹈規懸解臨事默識至初為心至公陳力薄驕奢之行卑乃崇高重明哲之謀尊而壽考匪有倫有要知至知終何以符契於君臣寵靈於存歿古未之劾也以貞為謚然與其年暮春壬寅十朋啓塋雙表昭燧歸厝于鄭之少華原禮也一子鎮之幼爲尚舍直長稟義方之誨成幹蓿之能以杖扶後起柴毀孤立凡厥所嗟上之所眞直清而美者則御史彭城劉彦回同郡宋詢並謂勞人衹服盡承報國聞薦府庭朝夕棟宇遇甚恩結悲盈涕濡相與開陳詔命甄用詞藻爰備刊勒宜存妙好顧秩重黎之

司曰其正兮禮者其不佞乎粗言銘曰

程伯休父胄厥命兮、我公之貞、保氏姓兮、我公之德宣歌詠兮、至於天官、翊明聖兮、登以碩老資忠敬兮壽必待終、名轉盛兮、卜而獲兆、典實令兮、嗚呼太史秉直、少華南映、望陪我京、還即于鄭、

唐紫微侍郎贈黃門監李乂神道碑

蘇頲

世稱李公德爲範、言爲師、行爲則、事爲程於戲彼之四者吾以一貫及値緝熙之運懷廣大之業天下謂之登相國踐台司竟而此位不躋亦公之譽也若李孫何訪不對者宣尼季子可法以書者文仲夫如是故聞其風志其道學未量已公諱乂字尚眞趙房子人也伯人侯曇裔孫侍書劭十一世孫自咎繇虞臣老聃周史純嘏之烈清華其冠曾祖彥博振威將軍光州固始令祖惠明弋陽西曹椽熊州司倉書佐父

大智閬州新政令公貴達追贈濟州刺史以昭孝焉北臨代有恒岳東注彭有泫水豈恒之寶法之精矣何奇士之不乏、而我公誕生歟、公幼而閔凶弱不好弄十一從學極奥研幾十二屬詞含商咀徵中書令薛元超謂人曰、此子必負海内盛名、十九郡舉茂才策第考功郎劉思立一見又如之調補潞州壺關婺州武義尉覊雲逸而在泥蟠也、秩滿詣選吏部侍郎蘇味道偉藏器而嗟韞櫝也、特受藍田尉又策高第累遷乾封萬年尉雍州長史薛季昶視事咨謀推誠悦服主畫諾而班詔書也、擢爲監察御史歷殿中侍

御平而不頗疎而不漏與御史令黄門監漁陽公齊古韓偽發姦除惡刑以矯末禮以教中有若決瘫潰癰焚符破壓景龍中葉靜能謟諛媚姤權勢傾人自謂金爵可期羽衣而立公劾奏其僻中宗原而宥之不肖者懼不仁者遠無何加朝散大夫遷尚書司勲左司二員外右司郎中中書舎人立義起草司言揮翰益閑練而芳蔚也遂兼長昭文舘學士雲能待問天馬成歌群士躍鱗緊公稱吉太子上即位檢校吏部郎中正闗鍵端也持刀尺審也建是無撓翕然有聲二歳遷黄門侍郎加銀青光禄大夫進爵中山郡

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四歲轉紫微侍郎掌制數月兼刑部尚書明年正除檢校尚書校鄴國考績凡二歲古之邁迹垂憲遷賢與能多矣抑揚者或齟齬爲心塞默者或籧篨爲貌介無不執執則嫌於偏柔無不通通無惡于善士君子患也公列近臣居常伯則不然秉彝德徹乘理錯綜平枉梧按倫省忠而公信而順謀始而作慮先而動明可照肝膽精可析毫芒議必當而刑不放也故邦釋令典公敷大猷粗舉凡矣聖人建謨訓書簡冊惟文乎公掌司綸握銓典司常而史不隱也聖人鞠師旅繕甲兵惟武乎公賦其

車蒐以器居有禮而用有神也聖人設法約齊享之惟清乎公削煩苛節更筭著諸令而便於宜也聖人核臧否甄黜陟惟明乎公差九牧區五等措諸枉而舉於直也夫文武以序清明以成斯事體大與時偕行行之我公則無遺矣嗚呼我公何不壽矣明靈罔極闇忽而殂享年六十開元丙辰歲仲春癸酉薨于京師宣陽里第旒冕震悼衣冠痛惜泰里奚鄭子產烏足擬哉制贈公黃門監絹布三百疋米粟三百石以賻之太常考行曰貞宜矣公每誡其子師於薄葬有子寧等五人並喪過乎慼奉遵先古不敢僭廢章

記弔客

賢業儒竟遷魯國杜預知禮自表邢山故寧等以其
夏丙申卜葬長安細柳原東北望帝京二十有五里
償其志也柩既引戶部尚書東平畢構少府監吳郡
陸餘慶散騎常侍扶風馬懷素黄門侍郎清河崔泰
之涓紫微侍郎武功蘇頲祖於延年門外舉觴言曰
不還故鄉達也別於此路窮也孰云中山寧厥后土
非此公之為慟吾誰慟乎服馬悲鳴而不前行人涕
泣而相向僉以頲者公稱知我我謂之甥固嘗揮斤
見期必使刊石為事頲則不佞曷於是重相泣謂曰
我輩見中山弗冥冥隨行弗察察從政弗執利邀寵

常夸毗耀衆無躁求無苟得結友朋義也誨子弟仁也薦賢畏其知聞善若已出急於病讓於夷輕於財重於施迺中山之度矣所著文集成六十卷五言之妙一變乎時流便清婉經綸密緻猶樂簫韶工黼黻也至於心疑風神嬉景華奕碁不孤絃酌相伴樂然有地貴豈在人奈何則亡不可復見因更爲長慟俾愚叙之黄門監漁陽公盧公居世有閑散之任與公有范張之密強學偉詞蓋撰其實也遂作頌云

龍德周史龜文漢相鼎鼐遞襲簪纓相望常山之英泫水之精代稱不乏人惟持生其一鯉趨成訓敦詩閱

史鴻漸于磐陟遐自邇蹔勞州郡俄拾青紫王佐之才一日千里其二高遊省門近侍軒墀守位以正行己無私無私伊何惟忠是効以正伊何臨事不撓其三入座爰踐三階未陟如何不臧景命云極中夜嬰癘崇朝孔亟繼堅摧鱗靡霄墜翼其四如水之清如玉之貞如衡之平如鏡之明應享年以介壽何短晷之先傾晉喪名臣兮羊公見哀於武帝鄭有遺愛兮尼父掩泣于僑卿其五歸無途兮往不返歲將晏兮逝水遠南山南河往不返可奈何日運星迴天長地久旌芳宣懿無非舊友其六

刑部尚書韋抗神道碑　　蘇頲

天下膏腴之上莫若雍州雍州紱冕之多莫若韋氏粤自殷伯傳于漢相昌而世濟美慶不乏賢高矣乎猶秦塞由華岳西連於嶓冢大矣乎猶濁河納清渭東至於溟渤言之者可備也故周隋創曆後又當朝惟我二君迭爲二祖道公其首鄖也其仲處有山林之節糠粃俗塵出爲廊廟之器丹青世道鄖之子太僕少卿陵州刺史武陽公諱津是生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詹事贈秦州都督謚曰貞諱琨是生司農丞贈金州刺史諱暘皆素風清範百代一時公諱抗字抗

金州府君第二子也八歲精易十五讀春秋深入文彖試論臣主及貫便成誦具解理微義中初以明經射策補魏州叅軍立於稠人端若一鶚復常調就太子典膳丞亟換岐州司倉雍州司戶右輔要劇上京浩穰九年致豐兩訟舉直升左臺殿中侍御史轉尚書主客吏部二員外吏部郎中侍中執憲者雖譙郡桓彥範廣平宋璟大選持衡者京兆韋嗣立河內司馬鍾並遠識高量領賢進善脊白簡共青縑者范陽盧懷慎子從愿趙國李乂吳郡陸象先隴西李朝隱武功蘇頲爲四公特賞推數子之器公益文墨自持

準繩不雜拜洛陽令役人好惠務約刑清刻石而傳
嗚桴自止遷御史中丞兼禮部尚書法明彖魏禮違
邦家外守其則內脩其度遷兵部尚書戎政孔殷夏
司多僻作姦犯科者莫忌接利乘便者皆是公凡易
四年濯然一變發其狙詐成我鷹揚別加銀青光祿
太夫除太子左庶子闕以珍攝德以調護而巴蜀方
隅西南斗絕戎常犯軼蠻或離叛討則勝不補罪廢
造端之口綏則靜而作乂翹致理之心命公爲益州
大都督長史持節巡按公至革乎弊順乎美暑往寒
來人不知用風雨時順物果遂宜入拜黃門侍郎東

睿黄扉右嚴青闥半股肱之委總脩飾之裕上間燕顧近臣言韋抗朕素知之何適不允大鴻臚令與賓客之事古稱行人之職俾令卽序期以不濫抗宜兼授登叶僉圖遷御史大夫持節朔方軍大總管擇副宰御元帥廷諍已决廟謀先假捏貪人於敗類追桀虜於奔亡公之績也會涼州都督楊敬述羽林將軍郭知運失律搖憲喪師倚權公確乎不拔條奏其罪公之正也以郡縣吏坐贓發覺貶安州都督尋與之蒲雲澤之廣河濱之阜聲淪澳沐頌被和樂未幾拜爲大理檢校刑部尚書欽若刑柄繫於人命士師之

望平冠之咸安以手足所措慎以毫釐之失繫賴公勿喜斯得不寃而待筭則摧其巧粉飾則杜其故上將登封岱山留睠洛邑延企遲居徘徊往俞因謂公日朕思久之罔出卿者廼仗公作鎭還贈武陽伯兼使部銓斥浮動甄貞實姸媸露求當之途勢利塞容非之鏡復盧從愿暨頲受恩聯召崇朝交臂至信相款他日攜手微疾應問豈期揺落素秋宵冥玄夜開元十四年八月某日薨於洛之永義里第享年六十嗚呼人之望公以宗伯躋公陟台階佐王道始則夷路翹首終而亨衢鎩翮吁嗟全德孤我具膽而勝氣

標準色莊辭定舉不忤物行不由徑獨而不黨三者無惑聞義於卜商起予立誠於鮑叔知我撫遺恤寡常所空匱以奮藻揮毫轉爲速速故大課典誉必咨於公是亦施政何遠莞也旒扆深撫牀之痛纓綾惜和鼎之實益如鄭國僑虞之奇楚子文魯公儀不其偉矣詔贈太子太傅護葬及窆備物加等太常考行日貞粤以其年其月日卜葬於京城東南少陵原禮也笳鐸晨送烟霜曉發葬者藏也儉則自完素車出日縞服來至吉先兆於蓍蔡哀更傷於松栢光昭之事克恭懿之道存此曷爲然其不捐者三子長京兆

士曹參軍曰載次昭文生曰翹紉某公侯必復美秀而文可以崇京兆之阡屬扶陽之館公之季左司郎中萬年令澤州長宋曰某松栢之林也公最友于篤天倫之孔艱思我兄之不及疇云撰勒其寄雕刊以頌爰在弱齡獲知君子牙琴不賞慟哭茲晨樂咎仍懸沉羸歲晚銜悽悶耗撫疾何成愧不得絕妙好辭披文而相質爾銘曰

國大可寇家大彭氏古世疇貴府君鍾美衣冠禮樂盡在是矣講信修睦自求諸巳命之以官其直如矢秉之以憲其清若水遽登金華終列瑶甩威震蠻貊

信夫邊鄙曰刑曰政載敞載理公輔未升官人作紀奈何遠韻忽頓高軌跡滿淸時事昭緹史微言遂絕令問不巳巖緑南望樓丹北時或向城闉或臨松柞盛烈孤邁群悲四起

如撞洪鐘

工部尚書鮑防碑　蘇頲

有唐尚書東海宣公姓鮑春秋六十有九公從三十六載致政二年歷官二十五凡居達官之長十二領四嶽十三州牧之寄三貞元六年秋八月景申薨于洛陽私第冬十月旬有七日從先公于北邙南原詔贈太子少保給鹵簿鼓吹旌其卒葬後三年嗣祖宗由惟中古封樹之制丑曰丘隴與年代相推幾何而平松栢與霜露相薄幾何而盡將令百代之後游九原者徘徊不朽之烈歎息可作之美其惟金石刻乎是用建碑表墓以揚先懿公諱防字子慎河南洛陽

人其先葢夏禹之苗裔春秋時杞公有仕齊者食菜於鮑因以命氏曾祖標皇隴州汧陽令祖仁奭雅州飛越尉贈眉州刺史父思溫彭州唐昌丞贈工部尚書皆盛德下位發祥於公天寶中天下尚文其曰聞人則重侔有德貴齒高位公賦感遇十七章以古之政法刺譏時病麗而有則屬詩者宗而誦之舉進士高第調太子正字中州兵興全德違難辭末王去來瑱爲李光弼所致光弼上將薛兼訓授專征之命于泉越輟公介之始兼訓之奉光弼也以順命爲忠不及於義公知光弼之不終也諭而絕焉東越仍師旅

饑饉之後三分其人兵盜半之公之兼訓也令必公口事必公手兵兼于農盜復于人是時中原多故賢士大夫以三江五湖爲家登會稽者如鱗介之集淵藪以公故也徵拜尚書郎優游公卿閒執政者以代言之司見屬無何薛兼訓寢疾太原上以北門寄重軫念於薛思所以貳而代之者莫與公比召對勞賜寵而遣之公之至也人不知其帥之疾帥不自知其疾及其代也由亞尹中丞洎居守專征之倅各遷其任兵自勇厲至于輯睦人自安業至于移風政自無闕至于有典代宗嘉歎之不足圖寫公形列于別殿

葢麟閣名臣之次也、三載朝覲屬今上嗣位惟新大政授公紀律俾作典刑拜御史大夫旋以文武之柄方鎮爲大南國萬里俾之師長統閩越轉江西、公之撫人也、以家勤之。以子愛之。利用用之、厚生生之、詔加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紀成績也眞拜右常侍扈從巡狩轉禮部侍郎上還鎬京展謝郊廟公預太常折無文之禮進封東海公詔徵賢良求其讜言時薦仲兄不敢違詔承詔實蒼生利之、宰臣病之輿公並命考第者以爲異日故事言或有犯投之不疑。焉公曰使吾聞所未聞聖朝之瑞也捌居甲科每歲

貢士充于王庭心爲靈龜事絕請托京師仍歲饑旱務殷人耗拜京兆尹詔下風行令宣政舉威華難理惠周無告旣而痿痺生疾陳乞遂閑上置上將軍員以待功臣先用文儒耆耋以寵其選拜右武衛上將軍厥疾加劇優詔授工部尚書致仕徙家東周富天祿貴天爵樂天命順天和以終夫天年嗚呼賢哉公德本于孝才歸于周從王牧人即戎臨事大畧以忠肅慈惠沈毅莊敏爲稱喜善怒惡不必爲己論交任人必惟其忠入爲羽儀出作藩翰夔夔然以家人嚴君之義屬于長兄盍什卿之祿千乘之賦一以奉之

四時賓客之事車服器用之費一以稟之公與夫人視諸孤郡從唯所授公不敢以禮秩異夫人不敢以居有私而敬恭和樂之道於是乎久御史中丞武威賈全公之甥也少長於我登朝異門教切義方慈均天性故全之報也稱天下甥舅加禮焉鄭滑節度使隴西李融公之吏也推以腹心齊厥憂寵歷佐三道其間如一故融之報也類天下賓主加歡焉於全也見公之內於融也見公之外然則公之行已與人可知矣夫人蘭陵郡夫人蕭氏始佐公賢終成公貴及公既歿清風如同二孤前左衛兵曹參軍殿中省進

馬宗參以文學世公之業孝友繼公之志猶日不足
以抒夫罔極於是乎發揚垂裕之義作爲銘曰
穆穆宣公爲王藎臣終始明哲優游寵勛在昔理平
逢時尚文高唱寡和、長才不羣、星河麗天、卉木榮春、
羽翰方睦、風雲構屯、乃佐戎帥名屈道伸乃登天朝
盛美惟新茫茫南國赫赫北門股肱王室父母生人
執憲成式尹京作則春官主文宗伯尚德出捍牧圉
入趨宸極望實攸并謀猷允塞賢宜翊聖道厄于命
方叔元老冉耕所病明明天子禮優致政曳履散金
顧眞保性良辰何遽厚夜何長歸全故丘鞏洛之陽

貞石是勒德音孔章於戲宣公百世不亡

別咏

唐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白公墓碑銘 并序

李商隱

公以致仕刑部尚書年七十五會昌六年八月薨東都贈右僕射十一月遂葬龍門子景受大中三年自潁陽尉典治集賢御書待大夫人弘農郡君楊氏來京師胖胖兢兢奉公之遺畏不克旣乃件右功世以命其客取文刻碑文曰

公字樂天諱居易前進士避祖諱選書判拔萃注秘省校書元年對憲宗詔策語切不得爲諫官補盩厔尉明年試進士取故蕭遂州澣爲第一事畢㸃集賢

校理月中詔由右銀臺門入翰林院試文五篇明日以所試制加段佑兵部尚書領涇州遂爲學士右拾遺滿將擬官請掾京兆以助供養授戶曹時上愛兵襄陽荊州入疏獻物在約束外公密誡二帥且曰非善良後雖與宰相不猷禍其後禮官竟以多殺不辜謚于頔爲厲李師古襲父事逆務作項領以漫儕曹上錢六百萬贖文貞故第以與魏氏公又言文貞第正堂用太宗殿材魏氏歲臘鋪席祭其先人今雖窮後當有賢即朝廷覆一瓦魏氏有分彼安肯入賊所贖第邪上由是賜錢直□以居其孫在職三年每謙

盛德

見多前笏留上輦是否意詔滿馹扶摩望及少年見
天下無一事五年會憂掩坎廬墓七年以左賛善大
夫著古武相遇盗殊絕賊棄刀天街日比午長安中
盡知公以次紙爲疏言元衡死狀不得報即貶江州
校忠州刺史穆宗用爲司門員外四月知制誥加秩
主客眞守中書舍人叙緋受上旨起田孝公代恒陽
孝公行贈錢五百萬拒不內燕趙相殺不已公又上
疏列言河朔畔岸復不報又貶杭州既至築堤扞江
分殺水孔道用肥見田發故鄴侯泌五井渟儲甘清
以變飲食循錢塘上下民迎濤祠神件侶歌舞徒右

庶子出蘇州授秘書監換服色遷刑部侍郎乞官分司得太子賓客除湖南尹復爲舊官進階開國九年除同州不上改太子少傅申百日假又二歲得所乞官白氏由楚入秦秦自不直社郵事封子仲太原以有其後祖某鞏縣令考季庚襄州別駕贈太保一女妻譚氏始公生七月能展書指之無二字橫縱不誤既長與弟行簡俱有名故李刑部建庾左丞敬休友最善居家以戶小飲薄酒朔望晦輒不肉食携鄧同韋楚白服遊人間姓名過海流入鷄林日南有文字國爲中書舍人三日如建中詔書上鄭公覃自代後

爲相稱質直文宗時文貞公果有孫起使下數歲至諫議大夫賢可任爲今上御史中丞他日景受嘗跪曰大人居翰林六同列五且爲相獨白氏亡有公笑曰汝少以待其曾祖弟今右僕射平章事敏中果相天子復憲宗所欲得開七關城守四州以集巨伐仲冬南至備宰相儀物肇跪齋粟給事寡嫂永寧里中有兄弟家指嚮建慕以信公知人集七十五卷元相爲序系曰

公之世先用談說聞肅代代優布蹤河南陰德未校公有弟昆本跋不搖乃果敷舒匪骼匪臑噫其醇膄

于鄉洎邪、取用不窮、天子見之層陛玉堂徵徵其中
上汰唐禹帝爲輦留續緒襞縷歲終當遷戸曹是取
辟白其華驕不瘕緇用從棄遺至道天子疇誰與伍
率中道上纚筆儷麾綽三郡理既去刑部儵東其居
大尹河南剪其暴適、君有三輔、臣有田畝、臣褭君強、
謝不堪守、翊翊伸伸君子之文不僭不怒惟君子武
君子既貞、兩有其矩、孰承厥家、曾祖之弟、坤柄巽繩
以就大計、匪哲則知、亦有教詔、益褒其收、揠莠而導、
刻詩於碑以報百世公老於東遂葬其地

翰林學士李白墓碑　　裴　敬

李翰林名白字太白以詩著名召入翰林世稱才名占得翰林他人不復爭先其後以脅從得罪既免遂放浪江南死宣城葬當塗青山下李陽氷序詩集粗具行止敬嘗遊江表過其墓下愛其才壯其氣味其嗜酒知其取適作碑於墓且曰先生得天地秀氣耶不然何異於常之人耶或曰太白之精下降故字太白故賀監號爲謫仙不其然乎故爲詩格高旨遠若在天上物外神仙會集雲行鶴駕想見飄然之狀視塵中屑屑米粒蟲睫紛擾菌蠢羈絆蹂躪之比又嘗

此事大奇

有知鑒客并州識郭汾陽於行伍間爲免脫其刑責而奬重之後汾陽以功成官爵請贖翰林上許之因免誅其報也又嘗心許劒舞裴將軍予曾叔祖也嘗投書曰如白願出將軍門下其文高其氣雄世稱其本懇失其傳故傳敘之太和初文宗皇帝命翰林學士爲三絕贊公之詩歌與裴將軍劒舞泊張旭長史草書於三絕夫天付上才必同靈氣賢傑相投龍虎兩合何爲知者言非常人所知也夫古以明德稱占其官謚者甚希前以詩稱者若謝吏部何水部陶彭澤鮑參軍之類唐朝以詩稱若王江寧若宋考功韋

蘇州王右丞杜員外之類以文稱者若王拾遺蘇司業元容州蕭功曹韓吏部之類以德行稱者元魯山陽道州以直稱者魏文貞狄梁公以忠烈稱者顏魯公段太尉以武稱者李魏公英公以學行文翰稱者虞秘監唐之得人於斯爲盛翰林其以詩稱之一也予嘗過當塗訪翰林舊宅又於浮屠寺化城之僧得翰林自寫訪賀監不遇詩云東山無賀老却棹酒船迴咏之不足重之爲寶用獻知者又於歷陽郡得翰林與劉尊師書一紙思高筆逸又嘗遊上元蔣山寺見翰林讃誌公云水中之月了不可取刀齊尺量扇

其文勝于詩

迷陳語文簡事備誠為作者附於此云會昌三年二月中敬自湃水草堂南遊江左過公墓下四顧青山兩發塗口徘徊不忍去與前濮州鄄城縣尉李邵同以公服拜其墓問其墓左人畢元宥實備灑掃留絹帛具酒饌祭公知公無孫有孫女二人一嫁劉勸一嫁陳雲皆農夫也日曰二孫女不拜墓巳五六年矣因告邑宰李君都傑請免畢元宥力役俾專灑掃事嘻享名甚高後事何薄謝公舊井新墓角落青山白雲其為蕭索巨竹卅墓如公卓犖天長地久其名不朽此為祭文寫授元宥又為碑曰

贇盡皆然。名存則難故子重名不重官作李翰林碑十五字而已

可以式廉

少府監胡公神道碑　韓愈

少府監胡公者諱珦字潤博年七十九以官卒明年八月十四日葬京兆奉先夫人天水趙氏祔焉其子逞遐巡遇述遷造與公婿廣文博士吳郡張籍以公之族出行治歷官壽年爲書使人自京師南走八千里至閩南兩越之界上請爲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刺史韓愈曰胡姓本出安定後徙清河於今爲宗城屬貝州大父諱秀武后時以文材徵爲麟臺正字父宰臣用進士卒官平陽冀氏令贈潭州大都督公早孤能自勸學堅節槩非其身力不以衣食凡一試進

士二郎吏部選皆以文章占上第出爲儉勤自刻削不干人以矯時弊及爲富平尉一府稱其斷決建中四年侍郎趙贊爲度支使薦公爲監察御史主餽給滑橋以東軍洗手奉職不以一錢假人賊平有司覈考羣吏多坐死獨公以清苦能檢飭無漏失遷河南倉曹魏公賈耽以節鎮鄭滑以公佐觀察事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以剛直齟齬不阿忤權貴除獻陵令居陵下七年市置田宅務種樹爲業自給教授子弟貞元十一年吏部大選以公考選人藝學以勞遷奉先令以治辦遷尚書膳部郎中改坊州刺史州經亂

無孔子廟公至則命築宮造祭器率博士生講讀以時如法以祀人吏聚觀歎息遷舒州刺史州歲大熟麥一莖數穗閭里歌舞之考功以聞遷尚書駕部郎中教以公事犯尚書李巽巽時主鹽鐵事富驕恃勢以語丞相由是退公爲鳳翔少尹巽死遷少大理元和十二年朝廷爲公年老能自祗力事職不懈可嘉拜少府監兼知内中尚明年以卒公始以進士孤身旅長安致官九卿爲大家七子皆有學守女嫁名人年幾八十堅悍不衰事可傳載可謂成德銘曰

堨堨胡公既果以方挾藝射科每發如望人求於人

我巳爲之自始訖終不降色辭因官立事隨有可載
發跡隗軍遭讒府界去居陵下爲吏爲隱坊咼之政
于茲有嘆守官觷部名昪以屈躋于少府甚宜秩物
不配其有君子耻之少府古卿公優止之刻文碑石
以顯公行維公後人無怠嗣慶

虞部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王元之

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制曰朕初即位大賚羣臣陞朝者及其父毋具官某父具官某卒德蹈義不躬榮祿能教厥子並為才臣加賜名命序諸卿位所以勸天下之為人父者豈特以慰孝子之心哉可特贈衛尉卿翌日某甲子中書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賜寬等以待墓焚寬等受書焚其副墓上乃撰次衛尉官世行治始卒來請曰先人賴天子慶施賜之官三品矣而墓碑未刻惟德善可以有辭于後世者夫子實聞知某曰然衛尉公墓隧宜得銘久矣於是為序而

銘焉序曰公姓李氏故隴西人七世祖諱某始遷于光山五世祖諱某以其郡人王閩從之始爲建安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考諱某嘗仕江南李氏稍顯矣江南國除又舉進士中等以殿中丞致仕有學行名能知人贈其父大理評事而已亦以子貴贈至吏部尚書遊豫章樂其湖山曰吾必終於此於是又始爲豫章人尚書之子伯曰虛巳官至尚書工部侍郎以才能聞天下其季則公也公諱某字公濟少篤學讀書兼晝夜不息一以進士舉不中即以兄蔭爲郊社齋郎再選福州閩清洪州靖安縣尉有能名遷

每見淡於仕進之人欣然願為之役

饒州餘干縣令至則毁淫祠取其材以為孔子廟率縣人之秀者與于學豪宗大姓歛手不敢犯法州將部使者奏乞與京官移之劇縣不報而生不覺獄卒殺人以免當是時侍郎方以分司就第公曰吾兄老矣我得朝夕從之游以酒掃先人廬冢尚何求而仕遂止不復言仕侍郎之卒也天子以公試祕書省校書郎知江州德安縣事辭不就後嘗一至京師大臣交口勸說欲官之終以其不可强也而晏元獻公為公請乃除太子洗馬致仕初尚書未老棄其官以歸至侍郎及公之退也亦皆未老自尚書至公再世皆

有子而皆以嚴治其家如吏治江西士大夫慕其世德稱其家法葢近世士多外自藩飾爲聲名而內實罕能治其家及老往往顧利冒耻不知休息公獨父子兄弟能如此嗚呼其可謂賢於人也已公事親孝比遭大喪廬墓六年然後已事兄與其寡姊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及公老矣二子就養如公之爲子弟也寬嘗爲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冶又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爲洪州官不去左右者十二年皆以才能爲世聞人以恩遷公官至尚書虞部郎中階至朝奉郎勳至護軍以嘉祐四年七月某甲子卒於豫

章之第室年八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先公卒八年旣葬矣五年某月某甲子以公葬于夫人之墓左曰雷岡在新建縣之桃花鄉新里夫人故衢州人某官湘之女湘有文行尚書與爲友故爲公娶其女子三人寬定寔寔守秘書省正字早世于公之葬也寬爲尚書司勳員外郎定爲尚書庫部員外郎女子二人已嫁孫二十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皆率公教無違者公旣葬而二子以恩贈公衛尉卿云銘曰

李世大家隴西其先於唐之季再世光山移遯于閩嶺海之閒乃生尚書節行有偉始來江南考室章水

繩繩二子隱顯兼榮孰多後祿其季維卿幼壯躬孝
維君之踐能不盡用止於一縣退以德義釐身於家
外內肅雝人不疵嗟亦有二子維天子使父曰往矣
致而臣身子自歸哉以寧吾親以率其婦左右恂恂
以官就侍天子之仁旣具祉福考終大耋追榮于幽
乃賜卿號伐石西山作爲螭龜眢之墓上勒此銘詩

故宋文節先生謝公神道碑　李源道

天討宋命皇元一四海而統之至元二十三年行御史臺侍御史程鉅夫以宋遺士三十人薦于朝於是江東謝枋得在舉中被徵丁内艱辭已何連詔江浙行省丞相𡙇古台江西行省左丞管如德召皆不起廿六年春正月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復被旨集守令戍將迫蹙上道逦行夏四月至京師不食死春秋六十有四八月子定之奉柩還廣信明年九月葬其鄉之玉亭龔原其門人諡而題之曰文節先生謝公墓先生曾祖彥安祖一鶚考應琇潯州僉判姚桂氏

封碩人先生諱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宋寶祐乙卯薦于鄉丙辰試中禮部高等比對力詆時宰閹宦奮不顧前後抑置第二甲第一人初潯州君以事忤使者董槐被劾以死先生既第董槐執政竟不堂參以歸丁巳名試教官調建寧府教授己未趙葵宣撫江東西辟為屬尋除禮兵部架閣令募兵援江上出楮幣十萬貫得信撫義士數千人以應宣撫司罷賈似道當國會軍興出入簿責任事者公毀家以庚不足坐廢至元初長星竟天踰月我師壓江上宋社日替江東漕司猶試士徵較藝先生憤賈竊政柄害忠

不輕富貴講道何為

良誤國毒民發策十問摘其奸極言天心怒地氣變民心離人才壞國有亡諂辭甚剴切大怫賈旨臺評竟上其謗訕鐫兩秩與國軍安置因謫所山門自命疊山守令皆及門執弟子禮丁卯以史館名先生曰似道餌我也不赴閉戸講道聞之者翕如若周岳熊朝余安裕楊應桂余炎謝禹莫若輩皆知名介然自將足跡不及權門里中人行事或不循於理者輒曰謝架閣聞乎有持兩爭必來質平遣以理無秋毫假與人意人亦高其風必自審乃進非義者未嘗敢至其前也乙亥遠以史館校勘祕書省著作郎召牢辭

授江東提刑總其兵以守饒信撫與王師戰輒敗不能軍遂易服負母走閩中隱于卜信守將悉捕公妻子弟姪送建康獄夫人李氏有容德有廉帥者欲妻之一夕自經死弟某某姪某某及一女二婢皆死獄中惟二子𤈦之定之移獄廣陵得釋又有弟禹在九江亦以不屈斬于市先生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抗論檢宰老竭靡不售終不取合於時其爲人益如此及程公之薦報書廼曰弓旌招賢輪帛迎士有志經世者孰不興起及非其人非我皇帝夢卜求

賢之初意也觀其言非徒決於剛憤者少力學大經百氏悉淹貫爲文章偉麗卓然天成不蹊襲陳言宿說論古今成敗得失上下數千年較然如指掌尤善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爲任貴富賤貧一不動其中其言曰清明正大之心不可以利回英華果銳之氣不可以威奪其自信率此類先生之北也貧苦甚衣結屨穿行雪中人有嘗德之者餉以兼金重裘不受平日所著易書詩三傳行於世雜著詩文六十四卷翰林學士盧公摯爲之序引深所推激夫人李氏男三

義勇早卒㷀之歸自廣陵亦卒定之賢而甚文累薦不起孫男二信孫仁孫先生死之二十有四年門人虞舜臣率其徒築室買田祠公弋陽之東江浙行省請于朝爲疊山書院又五年予在集賢待制悉易周應極狀其事致定之之語求銘墓道嘗謂先生天下士源道仰其文章風節葢四十年而不一識是區區者尚何辭哉銘曰

嗚呼先生生也何時生也後時日薄崦嵫維南有孽龜玉毀折我朝天明乃完其節鷄鳴風雨歲寒松栢伊其板蕩古有藎忠道統既歸人文斯一有美翔鸞

載。嗚。載集、曷廼匪庭、曷裸匪京、萬里氷天介石自貞
奚卒不施、閟于佳城、嗚呼先生

朝官類　故金尚書右丞耶律公神道碑　元好問

右丞文獻公在大定間所以爲通儒爲良史爲名卿材大夫者其事未遠當代耆舊尚及見之好問嘗從事史館每見薦紳先生談近代賢臣莫不以公爲稱首公自初入館即被顧問忠言嘉謀不可一二數及薊州召還世宗始有意大用公於是時汨沒文字間者餘二十年其衰且病亦已久矣故財入政府即乞罷未幾果以不起聞竊慨歎以爲生材爲難盡其材爲尤難古之人急於拯世至於分陰爲惜歲不我與忽焉有賚志之恨觀姚元崇之薦張柬之與張嘉

貞之所以自薦爲可見矣。世宗重惜名器百執事之人必擇焉而後用得人之盛近古所未有至於孤儁偉傑之士困於資考限於銓選百未一試兀然而空老者抑多矣以公之材當春秋鼎盛時不能使之極其所至以建久安而隆長治故雖爲章宗所相至論得時行道識者猶以不能亟用爲世宗惜之公諱履字履道遼太祖長子東丹王突欲之七世孫東丹生燕凉留守政事令婁國婁國生將軍國隱國隱生太師合魯合魯生太師胡篤胡篤生定遠大將軍內剌內剌生銀青榮祿大夫興平軍節度使德元公之考

曰聿會典平之族弟也公早孤養於典平五歲時嘗夏夜露臥見天際浮雲往來忽謂乳母言此殆臥看青天行白雲者耶典平聞之驚且喜曰吾兒文性見於此矣自是日知問學讀書一過目輙不忘及長通六經百家之書尤邃於易太玄至於陰陽方技之說歷象推步之術無不洞究善屬文早為時輩所推為人美風儀善談論見者㦬然敬之嘗以鄉賦一試有司見露索失體即拂衣去䕃補內供奉班尋辟國史院書寫素善契丹大小字譯經潤文旨辭達而理得大定初朝廷無事世宗銳意經籍詔以小字譯唐史

成則別以女直字傳之以便觀覽公在選中獨主其事書上大蒙賞異擢國史院編修官兼筆硯直長改置經書所徑以女直字譯漢文選貴冑之秀異就學焉一日世宗召問公朕比讀貞觀政要見魏徵忠諫恨不與之同時近世如徵者獨未之見何也公乃感奮爲上言徵輩不難得時太宗不常有耳世宗曰卿謂我不納諫耶卿識劉用晦張汝霖否二人者皆不應得三品朕以其屢有忠言故越次用之朕豈不納諫耶公曰臣自幼未嘗去朝廷彼二人者誠未見其諫也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緘口習以成風願陛下

發文前弊開忠諫之路以通下情則天下幸甚初議以時務策設女直進士科禮部以所學不同未可槩稱進士詔公定其事乃上議曰進士之科起於隋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至高宗時雜以箴銘賦頌文宗始專用賦且進士之初本專策試今女直諸生以試策稱進士又何疑焉世宗說事遂施行十五年授應奉翰林文字兼前職以大明曆積微浸差乃取金國受命之始年譔乙未元曆云自丁巳大明曆行正隆戊寅三月朔日當食而不之食曆家謂必當改作而朝廷不之卹也及大定癸巳五月朔甲午十一

月朔日食皆先天丁酉九月朔乃反後天臣輒跡其差忒之由冀得中數以傳永久書成上之世推其精密十九年遷脩撰二十年詔提控衍慶宮畫功臣像以稽程降應奉踰年復爲脩撰轉尚書禮部員外郎章宗爲金源郡王以公該洽每以經史疑義爲質公承間請曰殿下注意何經章宗曰吾方授左氏春秋公曰左氏雖授經聖人率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孟子載聖賢純一之道願留意焉章宗善之曰醇儒之言也二十六年進本部郎中兼同脩國史翰林脩撰表進孝經指解言宋仁宗時司馬光以爲古文孝經

先泰所傳正得其真因爲指解上之臣愚竊覩近世皆以兵刑財賦爲急而光獨以童蒙所訓者進之君正以孝爲百行之本其至可以通神明動天地爲人君者誠取其辭旨措之天下四方則元元之民受賜溥矣臣竊慕焉故敢以爲例世宗母睿宗貞懿皇后睿宗厭世即爲比丘尼當時朝命嘗有國師之號及是世宗議遷祔于景陵朝臣有以孝寧宮碑所載遺訓當用浮家禮葬不可違改爲言者事下禮部講求往時主上在潛貞懿身奉釋教業已受朝命必當別葬無可議者尚以人情所難恐傷主人孝心故出明

戲笑亦可也

訓使之遵行出於母慈灼然可見本不知有今日之事而然今則子爲天子、母后稱號不得不尊國師之命固已革去矣、向使主上登極之後貞懿萬福尊崇之數自有典常母后聖性明達必不重違有司之請以桑門之教以此言之碑文所載不可質於今日明矣從之世宗嘗問宋名臣孰爲優公以端明殿學士蘇軾對、世宗曰吾聞蘇軾與駙馬都尉王詵交甚款至作歌曲戲及帝女、非禮之甚、其人何足數耶、公曰○小說傳聞未必可信就令有之戲笑之間亦何須深○責豈得并其人而廢之世徒知軾之詩文爲不可及

臣觀其論天下事實經濟之良材古之古人陸贄而下未見其比。陛下無信小說傳聞而忽賢臣之言明日錄軾奏檥上之詔國子監刊行俄以疾求解世宗憫其勞授薊州刺史爲郡寬猛適中旬月之間政聲藹然此州實坻鹽司所在瀕海之民煎鹵而食鹽官時以弓兵捕之亦有平民被羅織者一陷於禁往往爲之破產官吏疾其然凡以鹽事逮捕者一切勿遣或捕得弓兵則幽之獄中鹽司隨亦取報前後數政不能解一日捕得弓兵公召僚屬諭以和解之意即縱遣之口授文移過爲謙抑鹽官大爲感悅前弊遂

華薊人至今德之是年車駕東狩過州聞公疾稍平召爲翰林待制同脩國史明年擢禮部侍郎兼翰林直學士進官五階世宗不豫詔公入侍遂預太師淄王定冊之功二十九年春三月章宗即位進禮部尚書兼直學士同脩國史特賜孟宗獻榜進士及第初世宗遺詔移梓宮於萬寧宮章宗詔百官議其事皆謂當以遺詔從事獨公奏曰非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其可使萬國之臣朝大行於離宮乎上從之乃遷座於大安殿七月拜參知政事兼脩國史進官兩階公辭以才薄任重恐貽天下笑章宗曰朕在

東宮時熟卿名今觀卿言行無不可者故首命相朕此自朕意非左右爲之先容卿其毋讓公乃拜命自以兼直學士入拜乃舉前代光院故事以錢五十萬送學士院學者榮之明昌元年進尚書右丞夏六月丙午春秋六十一薨於位天子聞而震悼戊申權殯於都城南柳村詔百官會喪中使宣慰其家賜錢二百萬秋八月辛巳車駕臨奠宰相百官陪賜謚曰文獻賜錢二百萬帛四百匹重幣四十端九月庚午葬於義州弘政縣東南鄉先塋之側其發引也勅百官郊遣使祭於路給鼓旗二十事以導詔同知臨海送

軍節度使營護喪事凡飾終之具皆從官給哀榮終始當世莫及積官正議大夫漆水郡開國公始娶蕭氏遼貴族再娶郭氏昨山世胄之孫三娶楊氏名士曇之女公以時制人子之養於諸父者不得別贈所生父官故三夫人皆亦不爲請封子男三人曰奉國上將軍武廟署令辨才曰龍虎衛上將軍贈工部尚書善才曰領中書省楚才女三人嫁士族男孫四人鈞鉉鏞鑄公資通敏善辭令胷懷倜儻有文武志膽酬酢事變君迎刃而解與人言必盡誠無隱得人一善若出諸巳至稱道不絕口推賢讓能力爲引薦後

生輩借公餘論多至通顯論事上前是非利病惟理所在未嘗有所回屈世宗朝御史大夫張景仁領國史公爲編脩受詔脩海陵實錄他日世宗問侍臣海陵弑熙宗血濺於面霑及衣袖景仁何爲隱而不書或曰景仁事海陵頗被任使故爲諱之世宗作色曰朕不謂景仁乃有是心公曰臣與景仁嘗有隙必不妄爲葢蔽然景仁未嘗有是心也世宗曰景仁與卿何隙曰臣以小字爲史掾景仁以漢文爲史官予奪之際意多不相叶且謂臣藏匿遼史秩滿移文選部使不得調此私隙也今對上問公言也臣不敢以私

害公世宗又曰隋煬帝弑逆血濺於屏史亦書之卿謂景仁無是心何不如隋史書之曰煬帝自諱其惡故史臣不載之帝紀而詳見於他傳此所謂闕而章者也海陵以襃昏爲辭明告天下居之不疑此不同也且與之弑君而不辭血濺之罪雖不書可也世宗怒遂解章宗朝太府少監李特里先爲漢王長史吏卒苦其苛暴誣以怨望語連漢王有司論當死公上封事言陛下飛龍之始當以親親爲先李特里之獄本出構成就使實如所論猶當以漢王之故容之況疑似之間乎書奏即日原之初與平養公爲子後生

子震與平捐館悉推家資予之及震卒妻子貧無以爲資復收養之族人有負人債而宦遊不返者公代爲輸息者十年旣又無以償遂代償之奉使江左得金直千萬皆散之親舊旬月而盡薨之日庫錢裁餘二千而已體素臞瘁一旦暴得吐疾登至委頓家人憂懼不知所爲冠曰死生如往來人之恒理何憂慁之有取吾冠服來服之怡然而逝其安常處順又如此晩稱忌言居士有文數百篇論者獨推其揲蓍說蓋不階師授而獨得之者癸卯秋入月中令君使謂好問言先公神道碑泰和末先夫人教授禁中章宗

以魏搏霄所撰墓銘爲未盡欲喬轉運宇爲之而不及也今屬筆於予幸而論次之以俟百世之下好問再拜曰謹受教乃爲之銘曰

德星煌煌出東方讓王七世蔚有光高陽苗裔襲衆芳得易貞幹書潛剛帝前巍冠講虞唐德音一鳴鳳朝陽謂公不逢相明昌謂公爲逢違所長風后力牧望顏行老之著作暨典常典陵用公殆未嘗丘山萬牛債且僵顧以根關待豫章繄國短脩奚我傷維公之息季獨良不周柱天屹堂堂有來般士作祼將力挈一世歸壽康泝游推之公不亡千年萬家置冢旁

龜石有銘示不忘淵兮滌水其未央

翰林學士元公神道碑

馬祖常

有元古文之宗曰翰林學士清河元公以至治二年壬戌二月七日薨于位葬而墓碑未刻其長子奉議大夫同知峽州路事晦又死次子暠七歲一女病而不嫁一孫尚乳也夫人清河郡夫人李氏纍然抱其孫僦船歸清河織維以居賓客僚隷皆四散無一顧之者獨其友玄教大宗師吳全節謂馬祖常曰清河公以文起家可謂貴顯光榮矣而其壟之後無碑以載其官閥世次行事之實爾宜爲文我求善楷書者礱石以刻焉祖常曰嗟乎甚之士一得志則攘決於

所親一不得志則褫魄□不能生者比比也今子託跡老氏而以禮義之事振吾徒何能哆言以飾愧哉

謹按公諱明善字復初資穎悟絕出讀書目所過即記諸經皆有師法尤深於春秋弱冠游吳中奮宋金季世之習巳名能古文流轉江淮間浙東部使者薦之行省辟正安豐路學再正建康路學居歲餘行樞密院辟克令史故齋章董公上選實僉院事敬之如賓不以曹屬御之也董公遷江西行省左丞復羅致之省中會贛賊劉貴反從左丞將兵討之擒賊三百人議緩誅誤得全活者百三十人又將斬一賊命公

臨斬左丞曰掾儒生能臨斬乎當震怖矣終刑已色不變將佐白宜多戮人及尸一切死者用張軍聲公固爭以爲王者之師恭行天罰若等小賊跳梁殺其渠魁耳餘何辜焉賊貴盜書民丁十萬於籍有司喜欲發之公夜置火籍槀中焚之以滅跡贛吉遂安南行臺聞之亦辟爲掾未幾進登仕佐郎樞密院照磨轉中書省左曹掾曹無留事坐誣免不辨僑寓淮南文學益肆頃之坐誣事明復掾省曹至大戊申我仁宗皇帝養德東朝左右文化選天髦俊之士列在宮臣公首被簡拔授以直郎太子文學仁宗即皇帝位

遷翰林待制承直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與修成廟實錄明年與修順廟實錄加奉議大夫是年陞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有詔命節書文譯其關政要者以進公請與宋忠臣子集賢直學士文陞同譯潤書成每奏讀一篇上必善之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太皇太后既受尊號朝堂集議宜赦公曰數赦非善人福宥過可也乘傳出賑山東河南飢彭城下邳諸州連數十驛保馬民飢官無文書公專以鈔萬二千定分給之民免死徙皇慶壬子脩武宗皇帝實錄明年遷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預

議科舉服色延祐乙卯國家始策試士子選充考官
廷對又充讀卷官迅筆詳定試卷數語辭義咸委曲
精盡他人抒思者不及也改禮部尚書正孔氏宗法
以五十四世孫忠晦襲封衍聖公事上制可之參議
中書省事毗贊良多知戊午貢舉復入翰林爲侍讀
學士通奉大夫歲中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便道過
家上冢鄉之父老子弟迎謁勞問禮意周洽庚申英
宗踐祚徵入爲集賢侍讀學士召至上都議廣廟制
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脩仁廟實錄百官迎仁廟聖
容云有卿雲見承詔爲文以紀之賜酒嘉□英宗親

祼太室禮官進祝冊葉請署御名上命代署者三眷過褒優近世無有也既薨之三月歸葬於清河王家原之先塋西三里泰定間得請于朝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追封清河郡公諡文敏曾祖諱與不仕曾祖妣楊氏二世以下皆以公貴祖諱海贈嘉議大夫祕書卿上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諡貞惠祖妣高氏追封清河郡夫人考諱貢將仕佐郎同管勾蘆瀝鹽場贈中奉大夫吏部尚書護軍追封清河郡公諡孝靖妣弭氏追封清河郡夫人元氏蓋拓跋魏之苗裔比轉徙不知所系家清河者至

公四世矣享年五十有四其文有賦五詩凡一百六十三銘贊傳記五十九序三十雜著十五碑誌一百三十出入秦漢之間本之於六經以涵泳其膏澤參之於諸子百家以騁其辨刻而不見其跡新而必自己出蔚乎其華敷鏗乎其古聲倡古學於當世為一代之文章者楖城姚燧暨公而已信乎其必傳也雖然才用而未盡積厚而施寡徵之於天其善後也無疑祖常曩從公游及公考士又辱下列義當銘銘曰於維公文並古立大沛厥辭世莫躋震聾瞽聵力不克壹聲天衢名蕤蕤位臻公卿發軔跡蘊而不施用

邦極神椃其馳學乃碩天藻揆縟琢圭璧五十四年
迄玄宅

領太史院事楊公神道碑　姚燧

嗚呼有秦君子楊公諱恭懿字元甫其先始鄉耀之同官中避宋亂徙美原五世祖儀徙今京兆之高陵與高祖亭再世力田曾祖植祖禮再出仕縣吏考天德擢金興定進士第由傅之聊城丞掾陝西行臺權大理寺丞主京兆長安慶陽安化簿碎令順德之隆德及安化而安化兼錄事州之判官三職具脩積官中大夫其德其烈有先師司徒許文正公墓誌言章宗南郊爲太常臣授幣而立御史將劾不恭其友曰夫夫習於禮者名行祕書盡從而問曰授坐不立御

史慚縮而止太常則孫公通祥實公外王父公以正大乙酉生于其居京兆之雙桂坊童而讀書記識強敏日數千言時艱從中大夫逃亂而東不恒于居于汴于歸德于天平雖間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七侍中大夫西歸無田于郊假室以居鄉鄰或繼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爲養暇則力學綜博於書無不經目而究心者摳衣之徒戶外滿屨橫經入問爲析疑義源源其辭若決江河而下之名聲日延海內縉紳友太中者馳書交譽知之慮者求覲其文後其肆者以爲鱣堂之席有繼與其極者直期以宗盟斯

道於將來時已遂易禮春秋思有纂述恥爲章句儒而止志於用世反覆史學以監觀廢興存亡理亂得失於千數百年之中曰輔治之具禮樂兵刑禮樂非王者果爲不可興行於天下兵情以芟暴亂而安元元刑取其弼教循本以求皆仁義之資也不講之有素或一旦帥三軍爲士師貿貿焉不知其方反受成教武人俗吏乎事雖未試從可槩見其佐王之略年二十四始得朱子集註章句四經太極圖小學近思錄諸書誦其言而推其意嘆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入德有其門矣進道有其途

矣吾何獨不可及前脩踵武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動靜云爲一乎持敬行之以剛健居之以悠久日就月將俟其成功於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習盡變不事浮末矣歲甲寅司徒奉潛藩教來秦公往見之際其道德之光聞其仁義之言於傾蓋頃歸心服曰世烏有斯人之倫敬事猶師而司徒友之亦至分庭而行抗席而坐一遇講貫動窮日力而所造益深平居訒于爲言喪中大夫絕口水漿五日喪葬用牲盡柔門惑世之法爲具不足稱貸益之棺槨皆黄腸衣衾必縟疏衰饘粥悲憂爲疾杖始能興司其

會塟歸語學者曰小子志之曠世墜典夫夫特立而獨行之其功可當肇脩人極聚居六年司徒東歸喪姚夫人猶中大夫其疾益阽三輔士夫知由禮制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公先是宣撫司行省欲以掌書記共議事祿之皆不可屈至元七年詔司徒由國子祭酒拜中書左丞始與右丞相安同共政日譽公賢丞相以聞十年上遣協律郎申敬來召疾不能行十一年儲皇下教中書汝如漢惠聘四皓者其聘以來故丞相遣郎中張元智書致是命其冬下車京師上遣丞相第令國王和童勞其遠來他日入見上問何鄉

先德爲誰從何師學子今有幾無不周悉其夕嘔血上遣尚醫來候且賜之藥少間明年月正元日之翼日上御香殿以大師南伐使久不至方念之深欲筮之時以日者待詔公車百十爲輩獨以命公蓋以其道德素著可交神明者其言頗祕侍講徒單公履請設取士之科詔先少師文獻公司徒竇文正公與公雜議公上奏曰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漢舉孝廉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煬始專賦詩唐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熄雖有明經止於記誦宋神宗始試經義亦令典矣哲宗復賦詩

遼金循習將救斯弊惟如明詔嘗曰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日爲賦詩空文斯言足立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勑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投牒自薦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時務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趨厚國家得識治之才矣奏入上善之丞相每咨世務倚以自眡會[redacted]北征公遂請畢男婚而歸十三年詔改曆太史王恂總筭同知郭守敬推測司徒明曆理或言公嘗推曆終一甲子而得日月薄食者七十有奇曰日月之眚古無是之多也十六年召公著曆義十七年授時曆成奏曰黃

帝迎日推策顓頊載時象天堯之欽若舜在璣衡周太史正歲年以序事皆日官世守其業隨時占考以與天合曁秦焚書廢古僞作置閏歲終兩漢因之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立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貫逵譏其守一元不與天消息杜預謂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者皆確論也臣今治曆變曆元日法析舊儀六合三辰四遊而異之省天經黃道惟用四遊移天常赤道遊於南軸之下以取候視之無窒倍入尺之表而五之以影符進退其晷使不失于芒忽日日測考積月爲歲積歲爲世必於

曆法益精益密非但正數十年一改之弊且可上追黃虞三代之舊矣又曰一月之始日月相合謂之合朔漢太初曆用平朔法小大相間或有二大以故日食或不在朔先後一日時亦鮮中宋何承天測四十年得三大二小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隋劉孝孫劉焯爲定朔唐傅仁均取以造戊寅曆貞觀竟改從平朔李淳風造麟德曆得四大三小求避人疑間以平朔又爲進朔使食避元日一行造大衍曆以爲四大三小何害今授時曆後是二年當十九年自八月後四月併大實日月合朔之數皆改從實方奏太史臣

皆列跪詔獨起司徒及公曰二老自安是年少皆受
學汝者故終奏皆坐畢其說亦異禮也授集賢館學
士太中大夫兼太史院事明年以徒家得請歸又明
年儲皇俾靈臺郎岳鉉召後中書議相承旨李濤儲
皇不可以公爲識治再召又明年詔趣儲皇以爲太
子賓客二十二年召明年以昭文館大學士正議大
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耆艾議事中書召皆
疾辭不行三十一年疾亟親賓問之忽長息曰有是
哉國哀也聞者危之亂以他言徐又曰誠哉後三日
顧言子寅曰敬慎小心以李實正月二十有五日也

後嗣位詔下則賔天果以其日人以爲平生與國至誠所格嗚呼使入哭者有如溫公則公當亦如呂晦起言天下事矣徵士蕭𣂏誌其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盛於江左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有其人求能究聖賢精微之蘊篤志於學真知實踐王乎敬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繼前緒而開後覺粹然一出乎正者維司徒暨公嗚呼誠知德不易之言哉後十年賈以江南行臺監察御史疾得告去自金陵過宣以燧少受知公而耳其雅言來銘墳道然所貴乎君子三焉耳德耳位耳道耳

得於心之謂德用於時之謂位行其學之謂道如斟
之言同其德矣未及位也以年考之司徒之生前公
十有六年入見前十有四其卒也前十有三而卒官
皆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同其位矣然是位也
皆極人臣之亞爲古人命位實行道之鐵謂不得君
知名而召旣至則溫其玉音以勞疾則尚醫交候饋
藥太官繼膳疑政賜問入見坐語聞辭則留留而不
可暫聽其去去而思之復召司徒十召公八召其體
貌之亦至矣哉如是而兩公遂爲循墻不可謂道之
行亦天也雖然天道遼遼不可以已事而知必來者

始見猶農夫焉未有播粒於土而不芮者今也四海匪獨士子凡筐篋之吏求售於時其誦而習亦先四書益天理同根人心誦其言而衆則爲其道者將多非兩公肇是太平之基其誰力歟斯古之人所以重歎其善作而不必善成者也公以辛年三月從墊中大夫之昭文有潛齋道藁高祖妣齊氏曾祖祖妣皆紀氏妣寇氏孫氏夫人李氏以柔嘉作配君子姻里德焉三子寅其胄也宙今令京兆蒲城宏方學女子子四人適主京兆長安簿席貽士子馮嘉鳳翔提控按牘王繼述樞密院掾傳昱男孫僖女子子二人長

適呂曾幼嫪銘曰
維天生賢匪使自有俾拯烝民爲責已厚公於明命
實肩實負乾乾其行艮艮其守師古喪祭如禮不苟、
三綱之淪我倏自手推得其類無倦誨誘學者宗之
西土山斗鳶飛魚躍潛齋自部令聞之延巳徹宸聽
束帛戔戔賁及林藪冊展曰來何暮汝叟大師之南
伻斷已久其宜進退汝著以聞又曰多士文字儷偶、
求得碩才奚策以取又曰歷義群喙紛糾汝折衷之、
其從誰謀凡是大政無不可否公拜稽首瀝膽悉剖
冊展曰噫惟茲儲后端本萬邦汝賓以友儲后曰命

識治責耆惟汝爲可肱股元首公益抗章臣蚤衰朽
養安踰紀僅止中壽歸從先臧奉政之阜止阡有碑
無我樵摽垂詩千齡以告爾後

終